



中国美术学院名师典存

王冬龄美术文集



张爱国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名师典存

王冬龄美术文集

张爱国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许 江 钱晓芳

编委会成员：宋建明 胡钟华 王 赞 孙旭东 刘 正 姜玉峰 杭 间
高士明 尉晓榕 杨参军 杨奇瑞 龙 翔 吴海燕 王 澍
范景中 曹意强 杨桦林

责任编辑：郑亦山

助理编辑：王 怡

封面设计：李 文

装帧设计：李振鹏

责任校对：杨轩飞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王冬龄美术文集 / 张爱国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3
（中国美术学院名师典存）
ISBN 978-7-5503-1660-7

I. ①王… II. ①张… III. ①美术—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3895号

中国美术学院名师典存 王冬龄美术文集

张爱国 编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2

开 本：710mm×1000mm 1 / 16

字 数：300千

图 数：38幅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660-7

定 价：98.00元

序 / 国美人格

国美校训箴言：行健、居敬、会通、履远。何谓居敬？“往圣采经典，先师垂教范。”一代代的先师行以垂范、言以规箴，跬成名校的学脉。这个传承不怠的学脉中，既见名师大家的文心使命、绝学精品，又涵他们的人格品类、气质神韵。美院伴山水名湖，守江南文山，一批批艺者聚合于此，成就名校事业，将个人的志节功业化在学院的大业之中，可谓不世出的缘分。此缘在湖山，在人气，在世代风华、人文跬积，让后辈总怀拳拳敬心。

国美建校将近九秩。回顾九十年，仿佛中华艺术教育的缩影，代代先师名家的身影叠映在历史的天际之上，伴青山肃穆、平湖风流，凝成西湖艺苑的人格范型。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首在孤山远志。八十八年前，国立艺术院借西湖罗苑，于湖山清明中创建。蔡元培先生乘周末之暇，来杭举办建院仪典，发表演讲《学院为研究学术而设》。从此，一代年轻精英会聚平湖，追蹊蔡先生的艺教理想，学术研究与国民美育成艺院圭臬。林风眠先生身负重托，面对一片贫弱的环境，将美育视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运动，践行中西融合的实验与理想。孤山虽清冷，却包孕着国立艺术院的青春激情。罗苑旁莅苏白二公祠，二公祠所依傍的后山，荒天古木，空谷回声。北宋名士林和靖先生梅林归鹤，就在此处。多少年后，一代禁烟名将林则徐罢官经此，祭扫同姓先贤，出私资修葺墓陵。杭州最后一任知府林启兴学有功，逝后杭城人在此建“林社”之筑。一脉林姓的史秩在林山中隐没，当年的林风眠先生于晨昏漫步、春秋眺望中，胸襟可曾洒落名士风流的逸习？但那湖山蕴含的高情远

致，一次又一次地催剥国美先贤的学术肝肠与使命担当，却是可以揣想与追怀的。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二特性是清波悲情。去年，我们为“世纪风眠”画展绘制《湖山清明》，遥想初建艺术院的一代名师立身湖畔的景象。但这些载入史册的名师的命运，似乎都充满蹉跎，历尽坎坷。也正是这些传奇式的蹉跎，造就了先师们跌宕起伏的形象。一代名师吴大羽先生以其激情和卓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中负有盛名。在抗战的困难环境中，吴冠中先生曾代表学生们致以激情书信，诚心恳望先生回校教学。吴大羽先生既是画家，又是诗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生曾写下令人难忘的《别情》：

我以一日之长来到你的面前
敢贪着天功妄自居先
此来只为向大家输所敬诚
不许有一点错过落到你我中间

诗写得如一尊朴玉，刚直坚忍，掷地有声。诗中漾着一种绝然，也沁着一份无奈。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知识分子凝血沁心的坦诚。正是这样一位赤诚耿介的艺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屡受坎坷。但也正是这份赤诚，这份坎坷，造就了上海石库门一方天井中的宠辱皆忘与韵致灿然，造就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抽象精品。曾有人以先生的遭遇自比，却全然无知于这悲情中的品节肝胆、诚心照人。

潘天寿先生亦是著名的诗者。他的诗沉郁雄强，识鉴高远。他最后的五绝，写于“文革”中的1969年，时在回海宁老家被批斗返杭的途中。诗写于一张灰色的香烟纸上，据说从地上拾来。“莫嫌笼絮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这是一个真正的诗者的控诉，字字血、声声怨。但中国诗人又始终心胸方正，襟怀容让，将痛切转向伤逝。接着他回望群山深处的饮水家园，在千山万山闪没的同时，悲心中的诗人仿佛一次远游，正

去看望四十年未见的朋友。此行之后，潘老再无诗作与画作，直至离开人世。如此的悲情，却又深埋着某种冥冥的天佑。潘先生诗中提到的四十年如若神箴。四十年后，杭州市的人民在他的墓陵上建造了诗亭，海峡两岸百余位诗人同声咏读他的诗篇。正是从这里，悲情成了一种人格的尺度，让我们丈量出天地之心的苍然与艺者的坚强。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三特征是湖风洒逸。这是一种诗性的品格。伴湖山既久，每日柳浪闻莺道上行走，湖光烟波相映，使人玩赏流连、感绪万千。当年一本《艺术摇篮》中，将孤山岁月写得最具诗意的正是朱金楼先生的《孤山忆旧》。朱先生才华横溢，仿《西湖梦寻》笔意，将20世纪50年代的外西湖写得干净洒脱，直若西湖盛景：“春雪初霁，驱车白堤上，在断桥遥望孤山，银妆素裹，风姿绰约，倒影映入里湖，清静如雪莲……”“与西湖朝夕相处于天光云影、晨曦落日之中，乃觉晴湖、雨湖、夜湖、朝湖、暮湖、春湖、秋湖……俱是胜境。”

论画风洒逸，肖峰先生自是典型范例。肖峰先生早年“红小鬼”，后入美院习画，20世纪50年代留苏，“文革”深受冲击，可谓九死一生。但却从来乐观，始终溢满激情，美院重大节庆，总希望听他昂扬激荡的声音。他的油画以色彩名世，晚年多画大江风帆，既写往昔怀想，又发烟波江上的诗意。舒传曦也是20世纪50年代留欧的名家，当年碗口大小的木版插图，竟有十数人好刻，且表情逼真，神采生动。“文革”前的线面素描，引领学院教育变革。晚年完全转入中国画。他的风竹逸气飘洒，横锋错金，最是典型的士风通脱。他的青松白梅，罩着郁郁冷雾，松针梅朵都发自烟云中，愈见高情远致。

年前去看望韩黎坤先生。长期以来，韩先生体格健硕，性情爽朗，是最令我们亲近的人。此次相见，韩先生虽有些清瘦，却依然精神矍铄，从中国的甲骨文字到江南水印木版，从教学改革到东方版画的博士培养，思绪汪洋，机锋勃发，并随机拿出百余张文字刻版、书票印章。看着他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世界，真让人感受到质直庄重的人格之美。

国美的先师，有血有情；国美的人格，有范有型。他们的著述和艺术是中华文艺的瑰宝，他们的人格品节更是国美学脉的精神底色。值此学院八十八年米寿之际，我们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一套是《学脉文丛》，收集国美校史上各位先师名家的相关文献、精彩佳作；一套是《艺苑问史》，收集学院重要历史事件、系科发展历程等的相关文献及专题著作；另一套是《名师典存》，辑录包括今天仍在工作岗位上有全国影响的名家名师的主要文论，充分展示“擘精技同艺，放怀诗与想”的会通传统，呈现国美艺术东方学的传承跬积和时代高度。

吴大羽先生生前曾说：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国美的先师，我们或心仪或相识，但作为学脉传承，整体人格，我们息息相通，永无别离。

许江

2016年4月9日初稿

2016年4月19日二稿

目 录

金冬心的书法艺术	001
艺苑推三绝 书林想百围——怀念导师陆维钊先生	009
碑学巨擘邓石如	014
清代隶书简论	023
篆刻与碑学	054
关于王献之《洛神赋》	061
老蔓缠松饱霜雪——浅谈沙孟海先生的书法	070
书法的中西精神融合——谈留学生的书法教学	077
论草书艺术的现代表现力	083
美国大学书法教学经验谈	095
王铎草书艺术散论	101
关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	111
谈米芾《吴江舟中诗帖》	117
吴昌硕的书法艺术	121
一代草圣林散之（附：林散之论书诗选注）	129
怀素《自叙帖》论	144
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我见	160
临摹·理念·方法——对艺术学院书法专业临摹教学的思考	167
现代书法研究方向博士生培养方案的思考	176
《逍遥游》创作手记	181

2004年《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后记	184
狂草散论	191
现代书法精神论	195
《老子》创作手记	201
我的学书道路与体会	210
《中国“现代书法”蓝皮书》序	219
《中国现代书法史》序言	223
《新唐书》序	228
书法艺术跨界的价值——2010“书非书”展览的反思	235
不远楷则	243
21世纪巨幅大字书法	250
享受现代书法的智慧	258
实验和反思——中国现代书法评述	266
我的书法创作观与实践	276
会心草法	281
《心经》创作手记	284
草书创作的笔法、布白和心境	290
书法道——杭州书法展的缘起观念	297
书写的极致——论草书	301
王冬龄书语录	308

金冬心的书法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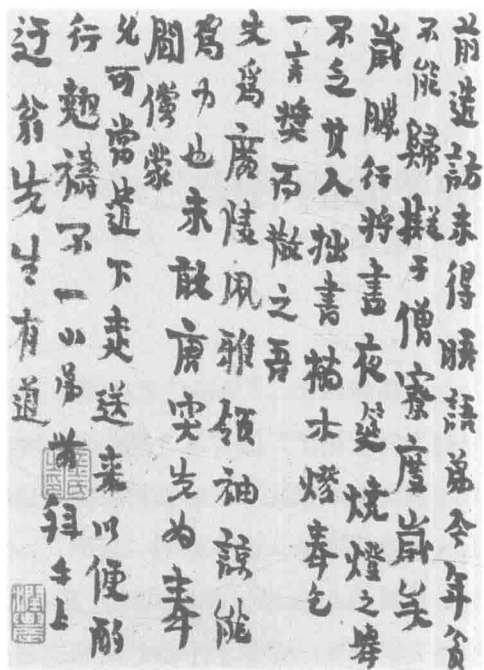
“扬州八怪”^①是清代乾隆年间画坛上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八怪”一扫当时“正统”的娄东、虞山派陈陈相因的摹古画风，师法造化，标新立异，将文人画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不仅工画，亦擅长诗文、书法、金石。就书法而论，金冬心的“漆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黄瘿瓢的狂草，均能自出机杼，各具风貌。其中尤以金冬心的书艺成就为特出，他的作品充满着自己对艺术个性、风格的强烈追求，并对当时和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别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龙梭仙客、寿道士、金吉金、百二砚田富翁、心出家庵粥饭僧等。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金冬心出生于钱塘候潮门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诗文在乡间出类拔萃，二十一岁曾在文豪兼书家何义门处学习了两年，对金石书画都有浓厚的兴趣。康熙五十九年，他带着自编的处女诗集《景申集》来到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扬州，结识了不少词客画家，并与汪士慎、高翔建立了友谊。后来他四方游历，客居扬州最久，晚年收罗聘为弟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金冬心病逝于扬州西方寺，享年七十七岁。

金冬心性情逋峭，不愿“折腰向人俯仰”，因此坎坷一生，仕进无门，落得一生布衣，做了“三朝老民”。乾隆元年他被荐举为博学鸿词，但没有成功。而在七十多岁的书款上，他却又屡屡自署“前荐举博学鸿词杭郡金

农”。他没有朱纁之运，一生精力全部倾注在艺术上，以笔耘墨耕为生，当处于窘困时，也不得不依赖贩古董、抄佛经，甚至刻砚、书写灯笼来增加收入，有时书画畅销，“岁得千金，亦随手散去”。

金冬心不仅常在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与袁枚、厉鹗、郑燮、杭世骏等诸名士酒觞吟咏，听琴读画，也往往作淮扬盐商富豪的座上客，逢场作戏，斗酒猜牌。他有“悄听邻钟声，合掌乱山谒”的禅理清函之怀，也有



金农 清 致迂翁手札

“钗光鬓影红袖围，冬郎艳体赋赠谁”的文士风流之狂态。他晚年时半僧半俗，既是儒家，又有禅味。这与元明的不少文人画家，如倪云林、徐青藤等相似。他的挚友丁敬身曾说过：“吾友昔耶居士，诗文书画，天分既高，学力文足以副之，四方求索如云，得之珍同拱璧。”可见对他极为推崇。有趣的是管廷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中称：“冬心居士之画，杭城土宜之一也，如离宫之手钏，张小泉之剪刀，王老娘之牙刷……”金冬心虽然起初以诗文、书法知名，四十多岁画才知名，^②是位鬻书卖画为职业的书画家，但是到了后来，他的书名逐渐被他的画名所掩。李玉棻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弁言中，把金农列入画家代表人物，不复谈书，后人谈起金冬心的艺术，往往鲜谈其书。其实金冬心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书法、诗文的学养功夫。他对自己的书艺颇自负，在汉隶《冬心斋研铭》中尝云：“五官中郎将，落笔役百灵，吾欲继之书鸿都之石经。”他以蔡中郎自许，可惜没有获得书“鸿都石经”的际遇。

二

人称“怪中之怪”的金冬心，非但画“怪”，其书也怪。其实不怪，无非独创一格而已。他的书法号称“漆书”。所谓漆书，并不是说用漆来写，而是墨浓似漆，用笔方扁如刷，具有漆简的笔趣。这也许是他从米芾《学书自述》中“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这句话中获得启发，并做了有意的追求。金冬心四种字体都很能写，而以正楷、行草、分隶为擅长。

金冬心方方正正的楷书很像现在的黑体和宋体美术字，不过用的工具是毛笔而不是油画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金冬心的楷书，似乎并不怎么特别，但他提倡写字宜“乌、方、光”，在当时却是很新颖的。关于金冬心书法的师承，一般都以为出自《禅国山》《天发神谶》^③，这种观点有待商榷，这大概是由于片面理解金冬心的话造成的。金冬心“明月入怀”的印款中说：“余近得《国山》及《天发神谶》两碑，字法奇古，截取毫端，作擘窠大字，今刊是印，即用二碑法。”据我的理解，是以两碑法入印（这点倒给后来赵之谦以启示），其实“截取毫端，作擘窠大字”，不是指碑而是说他自己，这也只是说明他临写篆书，更不能说是“截毫端”了，因为我们从他的墨迹来看，金冬心根本没有采取这种方法。

金冬心收藏的碑帖拓片逾千数，有一些在当时就珍贵而稀有，如《西岳华山庙碑》《汉征西大将军杨瑾残碑》等，这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能撷取众长，为我所用。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金冬心的正楷与《郑长猷造像》很相似，诚为卓见。总之，他的正楷是承汉魏六朝方笔碑碣的法乳。这样的字有刀味石趣，他以篆刻家的手段，用笔法追刀法，其书在横画两端时起圭角，竖画收笔呈尖脚，结体方正，时长时扁，往往上大下小，字的精神并不呆板，拙中藏巧，严整之中有“逸势”，颇具匠心。金冬心喜欢将这种平实渊懿的正楷作为画上题款字体，真是相得益彰。在他之前的名人墨迹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种面貌的。可以这样说，金冬心的正楷是后来人学习魏碑的滥觞。

清初“帖学”盛行，由于康熙喜欢董其昌的字，乾隆偏爱赵孟頫的书，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因此赵、董二体风靡海内，奉为圭臬，加之科举制度需要发展起来，造成馆阁体的泛滥，整个书坛弥漫着纤柔、媚弱、刻板的书风，并日趋僵化。金冬心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有一首《鲁中杂诗》说：“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这首诗抨击了当时许多文人只会做右军、赵、董的“奴婢”，趋俗取媚，字学荒疏，他提出必须向民间书艺中汲取养分，另走师法汉碑的路子。在当时打出这样的旗号，没有足够的胆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汉朝是隶书的辉煌时期，自汉之后，可谓是江河日下，几乎无人问津了。到了清代由于朴学的兴起，汉碑出土日多，许多有识之士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书艺，金冬心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除他之外，尚有郑簠、朱彝尊、邓石如、桂馥、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等，他们均师法汉碑，又能翻出花样，自立门户。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娟秀洒脱；朱竹垞以欧法入隶，险劲儒雅；金冬心以魏碑入隶，古朴奇逸；邓顽伯以篆籀入隶，沉雄浑厚；伊墨卿以颜法入隶，气度恢宏；桂未谷以小见大；陈曼生结体隽妙；何子贞用笔空灵……各有千秋，可谓群星灿烂，造成清一代隶书的繁盛景象。以时间而言，金冬心是继郑簠、朱彝尊之后的大家。以成就来谈，八人中以金冬心、邓石如、伊秉绶最为特出，邓石如比金冬心小五十七岁，伊秉绶比金冬心小六十八岁，均在他去世后崭露头角。《先正事略》称金冬心“分隶冠绝一时”。由此可见，金冬心是清代碑学的先驱者，他在推动隶书的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金冬心的汉碑功力很深，早年隶书结体偏扁，用笔圆浑，面貌很多，近似《华山》《夏承》《乙瑛》《曹全》诸碑，后来他以魏体正楷入隶，结体变扁为长，用笔由圆转方，这样他隶书的独特风格才形成。现藏扬州博物馆的一幅六尺隶屏条，可算是其代表作。作品上署款为乾隆十年（1745），金冬心五十九岁时所书。隶文是“采英于山，著经于羽。莽烈葭芳，涤清神宇”十六个字，统体笔势骀宕，墨色苍润，元气淋漓。大书家在当时濡墨挥翰的得意神态，亦正于此间反映出来。他的用笔方中寓圆，参以侧锋，凝重处不迟

涩，飘逸处不浮滑，应付自如，恰到好处。笔画横粗竖细，他不像一般的隶书强调横、磔的隼尾波，仅在横、磔画收笔处略含挑意，而是像《张猛龙》之类的魏碑一样强调其波（撇）势，然后顺势撇出，风流倜傥，气为之一舒，字也翩翩活动起来。金冬心用墨极讲究，他的自制墨质量很高，一点如漆。他写正楷笔上含墨不多，而作分隶倒常常是浓墨饱蘸，加之笔画粗壮，白少黑多，有些地方笔画间隙极少，甚至水墨渗化虚墨连接起来，在布白上甚得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之趣。金冬心嗜茶，这幅字内容也是关于茶的，欣赏这件作品时，我们也如同品尝新茗一样，馥郁清芳，神宇为之一新。

“惊我梅花睡，闻它竹叶吟”的隶书联对又是另一番风味，前者屏条为雄浑，此联对算得上险峻。用笔更加方而偏侧，横截而出，刚健犀利，笔画一波三折的韵律很内敛，仔细玩味就觉得用笔富有变化。该联的字大大小小，长长扁扁，错落有致，其浓墨具有苍郁之气，渴笔有清润之感，协调而生动，甚得汉碑三昧，又不改金冬心隶书“山林气象”。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将金冬心的分书列入逸品上，认为金是“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桂馥《国朝隶品》说：“金寿门如孔雀见人着新衣，辄顾其尾。”这说明金冬心还有值得与之媲美的“孔雀尾巴”。既然如此，倒不妨将伊秉绶与金冬心的隶书作个比较：他们功力相当，而风格、气派迥然不同。虽然都写得纵横排奁，一个表现得雍容，一个显得清雅。但两人的处境不一样，同是客居扬州，一位是居太守之尊，主秉风雅；一个是布衣隐居，落魄寺院。伊秉绶的隶书用笔浑厚而挺直，结体端庄而疏朗，具有富丽庄严的庙堂之像；而金冬心一介布衣，清心寡欲，其书清气逼人，逸兴遄飞。真是书如其人，各有所得。在艺术风格中，他们都将自己的特色发挥到饱和的程度。我们无须褒彼贬此，他们可以并行不悖，交相辉映。

金冬心的行草，是将其楷书、隶书的用笔糅合在一起，也极有风韵。江湜在《跋冬心随笔》中说：“淳古方整，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如老树着花，娉媚横出。”可谓善喻。金冬心画梅疏枝密萼甚得其神，其书亦

得梅花清艳之质，不过不是倚朱阁的官梅，而是萧散的江路野梅。如山谷所云：“画之关钮透入书中，则书亦透入画中矣。”有许多画家的书法，往往不受书家法则所限，画用书写，字作画看，天地氤氲、山川灵秀、花木精神等感受都汇集腕下，凭着画家的灵气、激情作画，往往显示出画家书法特有的艺术光彩与魅力。金冬心的行草，亦作如是观。

三

金冬心的书法在当时声望很高。郑板桥因别人都找他代求金冬心的书法，他不得不自作赝品，就是这样还不够应付^④。罗聘说金冬心的书流传到日本国。对于金冬心书艺的评价，也是褒贬互见，不足为奇。康有为说：“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这话前面倒是客观情况，而他的结论不是说“能独辟蹊径，可谓豪杰之士也”^⑤，而是“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也”的武断之言，亦属少见而多“怪”。杨守敬又说：“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板桥的行楷、冬心的分隶，艺术上达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境地。比如金冬心参以魏碑的隶书，你没有他的功力，却像他那样过多地使用侧锋，结果他的精髓没有学到，还会染上习气，成为东施效颦。所以唐代大书家李北海曾告诫人们：“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这说明学习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善于借鉴，不可一味摹仿。如果依样画葫芦，不但俗，而且永远没出息。如邓石如的隶书，实际上从金冬心圆浑一路的分隶中获得不少裨益，近代画家齐白石早年画款上的字就是取法金冬心的正楷，直至现代也不乏有人从金冬心的书中吸取营养，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金冬心在书艺上的成功，是由三大要素所决定的。首先是他对书法艺术



金农 清
四言茶赞轴（隶书）

传统有精湛的领悟，同时又有深厚的功力。金冬心嗜奇好古，精鉴赏、喜收藏，他的眼界很高，他的手又是极勤的，他说：“石文自五凤石刻，下于汉唐八分之流别，心摹手追，私谓得其神骨，不减李潮一字百金也。”其次是他广博的学识与多方面的艺术素养。金冬心热爱自然，胸有丘壑，识禅理，通音乐、工诗善文，故能“涉笔即古”，他又精绘画，书画同源，对于书法又多一层画家的理解。加之他善治印，能将印章的刀法、章法巧妙地结合到书法中去，其书自然就凝重拙朴，入木三分，富有金石气。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金冬心的胆识与艺术独创性。他不随波逐流，我行我素，师古不泥古，敢于创新的精神难能可贵，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在艺术上同样是如此崛崎耿介。

金冬心固然是一位杰出画家，却又是一位卓绝书家。他的书是将诗、画、书、印融为一炉，具有文学家字的韵，画家字的意，书家、印人的法，格调高，有境界。他的书与画一样，画是戾家画，书亦是戾家书，他的书不斤斤计较于点画得失，而是振迅天真、直抒胸襟，求整体之统一。《书谱》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这是书法艺术境界的升华。郑板桥曾赠给金冬心一首诗：“乱发团成字，深山凿出诗。不须论骨髓，谁得学其皮！”短短二十个字，对金冬心艺术风格作了生动、形象的概括。

金冬心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我国书苑中是不可缺少的奇卉异葩，同时在清代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刊香港《书谱》1980年，总35期

注释

- ① 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以金农、李方膺、李鱣、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罗聘为“扬州八怪”。后来对八个人说法不一。还有一种说法，即综合各家之说，加上高凤翰、闵贞、华岳、李慈、杨法、边寿民、陈撰共十五个。
- ② 据丁敬赠金农“乐此不疲”印款中说：“吾友昔耶居士，诗文书画，天分即高，学历又足以副之……”时间署为壬子七日，即雍正十年，当时金农四十七岁。丁与金是挚友，他的话是可信的，因此说金农四十多岁画知名。

- ③ (清)王昶:《蒲褐山房诗话》:“(金农)书出入楷隶,本之《国山》及《天发神谶》两碑。”《清史稿》:“(金农)分隶小变汉法,又师《禅国山》及《天发谶》两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
- ④ 《郑板桥全集》所录郑板桥赠高凤翰诗:“西园左笔寿门书,海内朋友索向余。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
- ⑤ 向燊云:“板桥始学《瘝鹤铭》、山谷,后以分书入行楷,纵横驰骤,别成一格,与金冬心异曲同工,在帖学盛行时代,能独辟蹊径,可谓豪杰之士矣。”